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六 七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七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八 起昭陽作噩盡旃蒙大淵獻凡三年

邵陵厲公下

嘉平五年春正月朔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郭循在坐 費父沸翻坐徂臥翻蜀先主改葭萌爲漢壽 禕懽飲沈醉 循當作脩下同沈持林翻 循起刺禕殺之 刺七亦翻 禕資性汎愛 汎孚梵翻廣也言無所不

愛也不疑於人越巂太守張嶷巂音髓嶷魚力翻甞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岑彭來歙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一年歙許及翻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少詩沼翻禕不從故及禍詔追封郭循為長樂鄉侯樂音洛使其子襲爵　王昶毋丘儉聞東軍敗時三道伐吳東關最在東故曰東軍昶毋丙翻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朝直遥翻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諸葛誕字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唯削

昭爵而已監工銜翻以諸葛誕爲鎮南將軍都督豫州毋丘儉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雍於用翻師從之未集而新興鴈門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雍州在并州西南而鴈門新興二郡并州北鄙也其道里相去遠漢末曹公集塞下荒地爲新興郡宋白曰曹公立新興郡於樓煩郡唐爲嵐州漢爲汾陽縣地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司馬師承父懿之後大臣未附引咎責躬所以愧服天下之心而固其權耳盜亦有道況盜國乎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已過二敗謂東關師

敗及并州胡反也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過推吐雷翻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喪息浪翻上下離心賢愚解體謬之甚矣嗚呼此貫相國之所以敗也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行下孟翻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

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緝料恪雖中緝亦卒爲師所殺師方專政忌才智而疾異已況以緝而耀明於師乎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

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復扶又翻）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數所角翻罷讀曰疲）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漢制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中散大夫秩六百石在諫議大夫上按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散悉亶翻）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曰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長知兩翻左傳晉先軫曰墮軍實而長寇讎）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秦但得關西耳（謂函谷關以西也）尚以并吞六國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

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及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是時魏興三十餘年生聚教訓精兵良將分鎮方面諸葛蔣費陸遜朱然相繼凋謝吴蜀蓋小懦矣恪不能兢懼以保勝恃一戰之捷遽謂魏人爲衰少未盛之時其輕敵甚矣長知兩翻少詩沿翻先誅王凌續自隕斃事見上卷嘉平三年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加司馬懿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既以司馬師爲幼弱又謂其未能用人益可謂不善料敵者矣聖人急於趨時趨七喻翻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

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恪自謂其才足以辦魏不欲以賊遺後人吾不知其自視與叔父亮果何如也孔明累出師以攻魏每言一州之地不足以與賊支久卒無成功齎志以没恪無孔明之才而輕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強吴適足以滅其身滅其身滅其家而已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娱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事見漢高帝紀樂音洛被皮義翻創初良翻介胄生蟣蝨蟣居豈翻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鑒荆邯

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六年邯下甘翻說輸芮翻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家叔父謂諸葛亮亮表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二年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一二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没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衆人雖皆心以爲不可然莫敢復難復扶又翻下同難乃旦翻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吳主之喪未踰年故稱之爲大行皇帝聶尼輒翻計未施行寇遠自送謂魏兵遠來而自送死也將士憑賴威德

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聶友此言所以抑恪之盛氣者婉而當有古朋友切偲之義焉宜且案兵養銳案抑也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復扶又翻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即前所著以喻衆之論也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謂勝負存亡之大數也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恪之所以待舊友者驕倨如此吳主權嫌其剛狠自用蓋已見之矣省悉景翻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朝直遥翻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

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勞役謂内有山陵營作外有東關之師也）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左傳春大夫蹇叔諫穆公曰勞師以襲遠師勞力屈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喪息浪翻）不如案甲息師覲隙而動且兵者大事（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肖之言可謂深切矣）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計筭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復扶又翻下同）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劣弱也）而政在私門（私門謂司馬氏）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

何往而不克哉（訟何容易）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復扶又翻）以滕胤爲都下督掌統留事　夏四月大赦

漢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姜維本天水冀人故自以爲練西方風俗練習也）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誘音酉）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斷丁管翻）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謂諸葛亮）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治直之翻）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希兾徼倖（徼堅堯翻）決成敗於

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費禕死蜀諸臣皆出維下故不能裁制之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石營在董亭西南維蓋自武都出石營也狄道縣屬隴西郡爲維以勞民亡蜀張本　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畧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埸音亦少詩沼翻不如止圍新城合肥新城也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此即諸葛誕言於司馬師之計也見上卷上年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

方皆急謂吳攻淮南蜀攻隴西也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沮在呂翻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致者猶古所謂致師也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縣讀曰懸投食我麥謂維軍後無轉餉投兵魏地擬其麥以爲食耳非深根之冦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吴毋音無陳泰進至洛門即天水冀縣落門聚姜維糧盡退還果如虞松所料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吴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吴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復扶又翻然魏灋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言雖身降而其家不坐罪也被皮義翻降戸江翻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

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爲于僞翻語牛倨翻別彼列翻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綬音受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重直龍翻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計惟思也而恥城不下忿形于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迕恪迕五故翻逆也恪立奪

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數所角翻恪不能用策馬來犇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伺相吏翻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流者放而不能自收也曳者羸困不能自扶相牽引而行顛仆顛頓而僵仆也壑溝也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渚水中洲也圖起田於潯陽漢尋陽故縣地也在大江之北尋陽記曰尋陽春秋爲吳之西境楚之東境本在大江之北今鄱州界古蘄城是也詔名相銜言名命相繼也舟行以舳艫不絕爲相銜陸行以馬首尾相接爲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怨讟興矣痛怨而謗曰讟讟徒木翻汝

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没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内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没猶敗伍子胥見任於吳王闔閭闔閭死夫差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吳起事見一卷周安王二十一年商鞅事見二卷顯王三十一年樂毅事見四卷赧王三十六年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張緝鄧艾皆料諸葛恪必誅緝死而艾存者緝附李豐而艾為師用也然艾不

死於師而死於昭者功名之際難居重以鍾會之搆間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從才用翻歸入府館府館即府舍也即名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怒其數作詔名之也數所角翻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曹選曹也罷選者罷而更選也長知兩翻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治直之翻又改易宿衞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凡此者皆恪所以速死也敕兵嚴者戒兵士使嚴裝也復扶又翻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搆恪於吳主云欲爲變冬十月孫峻與吳

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左傳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杜預曰爽明也擾動言不安也通夕不寐死期將至故然又家數有妖怪數所角翻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須待也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嘗試也恪曰當自力入言當自力疾而入見吳主也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張竹亮翻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爲正恐因

酒食中人耳中竹仲翻　考異曰恪傳曰恪省張約等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上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孫盛以為不然今從吳歷恪入劒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言病未良已也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著陟畧翻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劒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斷丁管翻武衛之士皆趨上殿武衛之士武衛將軍領之峻曰所取者恪

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令內刃於鞘也）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難乃旦翻）載其母欲來犇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篾束胷投之石子岡（恪傳曰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按今萬座寺後即石子岡寺在建康城南門宋白曰石子岡在臺城南四十里蓋今建康城非臺城也）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軍（施績時在江陵孫壹時在夏口）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鄭康成曰崇終也言不終一朝也）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

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浹即協翻周也辰十二辰也十二日辰一周曰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訖亦盡也音居乙翻）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謂破家滅身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梟堅堯翻）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長知兩翻）人情之於品物（品衆也庶也）樂極則哀生（樂音洛）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處昌呂翻）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

然惜七感翻痛也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刺七亦翻復扶又翻下同願聖朝稽則乾坤稽考也法則也恕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秦漢之制奪官爵者爲士伍惠以三寸之棺禮記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按禮上大夫棺八寸椁六寸下大夫棺六寸椁四寸無三寸棺制也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椁稱之墨子尚儉桐棺三寸左傳趙簡子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葬項籍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斂韓信事今史無所考史云帝聞信死且喜且憐之是必收斂之也施式智翻斂力贍翻惟陛下敦三皇

之仁上古送死棄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此所謂三皇之仁也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沮在呂翻昔欒布矯命彭越事見十一卷漢高帝十一年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古之人臣進言於君率曰冒死曰昧死謂人君之威難犯冒昧其死罪而言也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斂力贍翻初恪少有盛名少詩照翻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

之主也戚憂也瑾渠吝翻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爲恪必敗

諸葛氏敗補邁翻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

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蔑者視之

若無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

南越嶲太守張嶷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吳在蜀東故謂其君爲東主嶲

音髓嶷魚力翻帝實幼弱帝謂吳主亮太傅受寄託之重諸葛恪爲吳太傅故

稱之亦何容易易以豉翻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

謂周公之才而有叔父之親且不能免於管蔡之流言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

逆亂之謀（事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元鳳元年）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難乃旦翻）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名太傅屬以後事（卒讀曰猝屬之欲翻）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周亞夫曰吳楚剽輕太史公曰楚俗剽輕易發怒自漢以來皆有是言剽匹妙翻）而太傅離少主（離力智翻少詩沼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東家亦謂吳立國於東也）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則子德翻則扐劇也樣也言取古事以扐劇今之事今猶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自漢以來門生故吏率稱恩門子弟

爲郎君誰復有盡言者邪復扶又翻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共議上奏推孫峻爲太尉滕胤爲司徒上時掌翻有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爲亞公滕胤字承嗣司徒位亞太尉故曰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量也量音良乃表峻爲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漢承秦制置御史大夫以副丞相理衆事今峻爲丞相而不置御史大夫則專吳國之政故國人失望滕胤女爲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曰鯀禹罪不

相及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滕侯何爲峻與肖雖內不沾洽言其情不浹洽也而外相苞容進肖爵高密侯共事如前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爲庶人徙章安章安前漢治縣也故閩越地光武更名章安屬會稽郡沈約宋志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治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晉太康記曰章安本鄞縣南之回浦鄉余謂太康志所云即吳臨海郡之章安縣地今台州黃巖縣章安鎮是也奮徙章安即臨海之章安也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遷都之意先悉薦翻使治武昌宮治直之翻民間或言恪欲迎和

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南陽王璽綬也璽斯氏翻綬音受徙新都又遣使者追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從才用翻說文曰字乳也字愛也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為後吳人立皓張本

高貴鄉公上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高貴鄉公高貴鄉屬郯縣

正元元年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貴鄉公方改元正元通鑑以是年繫之高貴鄉公因書正元

元年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斷讀曰短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事見上卷邵陵厲公正始八年九年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子韜以選尚齊長公主帝之姊妹曰長公主齊主蓋明帝女長知兩翻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不得在埶任居常怏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玄自關右召詣京師埶任權埶之任也怏於兩翻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緝自東莞名見上卷嘉平四年亦不得意豐皆

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召豐與語數所角翻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詰去吉翻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鐶戶關翻刀把上有鐶築擣也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下遐稼翻下及下同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漢有黃門令宦者爲之黃門監蓋魏置也永寧宮魏太后宮名永寧署令太后宮官也亦宦者爲之治直之翻宂從僕射劉賢等漢制中宮宂從僕射宦者爲之主黃門宂從扶六百石沈約志曰漢東京有中黃門宂從僕射魏世因其名而置宂從僕射宂而隴翻散也謀曰拜貴

人日諸營兵皆屯門屯宮城門也陛下臨軒檻字之末曰軒促御坐前臨殿陛曰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下將即亮翻陛下儻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爲大將軍緝爲車騎將軍玄輯皆知其謀此上皆獄辭也庚戌誅輯玄緝鑠敦賢皆夷三族夏侯霸之入蜀也見上卷嘉平元年邀玄欲與之俱玄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高陽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復扶又翻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許允字士宗不見事猶今人言不曉事也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少詩照翻子元子上

不吾容也司馬師字子元司馬昭字子上及下獄玄不肯下辭鍾毓自臨治之治直之翻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罪卿爲令史責人也自漢以來公府有令史廷尉則有獄史耳玄蓋責毓以身爲九卿乃承公府指自臨治我是爲公府令史而責人也卿便爲吾作爲于僞翻下同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竟結竟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爲作獄辭使與所案之事相附合也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李豐弟翼爲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

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爲誰赴水火者入必焦沒自非誓同生死安肯相從故以爲言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耳謂從兄坐罪止一身若奔吴不違禍及妻子也二兒必免乃止死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國魏分爲郡沈約曰晋惠帝分東莞爲東安郡蓋魏既分而又省併既省併而晋又分屬東莞又自東莞分爲郡也智子冲有内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嘗與李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

也其子足繼其業李恢字孝懿郭智字君謀時人皆以譏爲誤及豐死冲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卒子恤翻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夏侯玄字太初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論語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何晏字平叔好呼到翻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鄧颺字玄茂要一遙翻妬前者忌前也人忌勝己則無親之者惡烏

路翻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敗補邁翻遠于願翻況昵之乎昵尼質翻近也比也嘏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辛亥大赦　三月廢皇后張氏曹操殺漢后伏氏而司馬師殺魏后張氏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　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奉車都尉夔之之女也　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長知兩翻降戶江翻　六月姜維寇隴西　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玄善秋允為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晉志假節都督者與四征鎮加大將

軍不開府爲都督者同四征鎭安平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帝以允當出詔會羣臣帝特引允以自近近其靳翻允當與帝別涕泣歔欷君臣不密遂並蹈失臣失身之禍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允未發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樂浪音洛琅未至道死　吳孫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不克皆死　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鎭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見賢遍翻樂音洛觀古玩翻左右勸帝因昭

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帝平樂觀在洛陽城西昭已過軍復引入城帝事去矣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名羣臣會議稱太后令以名羣臣以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倡齒良翻倡優女樂也近其靳翻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藩于齊璽斯氏翻綬音受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彭城王據文帝子此何等語芝太后之從父也故使之入脅太后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

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復扶又翻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説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王莽篡漢遣王舜求璽於元后其辭氣何至如此太后意折折屈也折音之列翻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太后侍御非止一人傍侍御謂當時侍御之在傍側者著直畧翻坐徂卧翻芝出報師師甚喜王莽司馬師蕭鸞同是心也國之姦賊必有羽翼有天下者其戒之哉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出就西宫帝與太后垂涕而別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王車諸王所乘青蓋車也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勝音升餘多流涕

二十一 廢帝時年 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往也 且明皇帝當永絶嗣乎高貴鄉公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太后謂明帝絶嗣蓋謂以據爲後則兄死弟及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也文帝黄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侯公侯之庶子爲亭伯 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出嫡爲大宗支子之子各宗其父爲小宗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 丁丑師更名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定迎者議始定而迎之也元城縣漢屬魏郡魏屬陽平郡時魏王公皆録置鄴故出髦而就元城迎之 髦者東海定王

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太后欲立高貴鄉公必見其小時意氣異於諸王子故欲立之豈知祿去帝室而終無益乎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癸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酈道元曰魏氏立玄武館於芒垂蓋館在芒山之尾其地直洛城北羣臣奏請舍前殿玄武館之前殿也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灋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儐必刃翻贊導者也儀不拜者謂於儀不當答拜也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

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言唯天子可乘輿入止車門吾方被徵未知何如不可以天子自居也以余觀高貴鄉公蓋小慧而知書故能爲此若以爲習於禮則余以爲猶魯昭公也被皮義翻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謂公之足與有爲也而卒死於權臣之手嗚呼余觀漢文帝入立之後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周勃陳平朱虛東牟雖有大功其權去矣夫然後能自固魏朝百官皆欣欣者果何所見邪大赦改元自此方是正元元年爲齊王築宮于河内爲于僞翻

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河間當作河關河關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

隴西郡以地里考之河關臨洮在狄道西羌維自狄道西拔河關臨洮意欲收覩之邊縣以自廣耳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嶷沈約志四十號將軍盪寇第二十二嶷魚力翻漢兵乃還　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絶人曹爽以其鄉里故愛之欽爽邑人也驍堅堯翻欽恃爽埶多所陵傲及爽誅爽誅見上卷嘉平元年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好呼到翻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古者天子巡狩四方其方之諸侯各會朝于方嶽之下堯舜有

四岳之官孔安國曰堯命羲和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故曰四岳魏晉之時征鎮安平總督諸軍任專方面時因謂之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乃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勳於社稷宜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時誕都督豫州儉欽將

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爲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州內魏制諸將出征及鎮守方面皆留質任時淮南將士皆自內州出戍故家屬皆留內但急往禦衛禦儉欽之衆使不得進又衛其家屬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瘤音留肬也肉起疾腫曰瘤創初良翻或以爲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

傅嘏中書侍郎鍾會（魏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郎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爲帝省讀書可後改曰中書侍郎）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壽春故楚都時爲淮南重鎮以南備吳勁兵聚焉）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易以豉翻）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蹶然急遽而起之貌蹶音厥又音姑衛翻）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中謂中軍外謂城外諸營兵）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三方東西北也）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莫侯翻）袤曰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

情好呼到翻文欽勇而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漢周亞夫堅壁以破吳楚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魏晉之制使持節都督諸軍爲上假節都督次之假節監諸軍又次之假節行監軍又次之魏受漢禪以許昌爲別宮屯重兵以爲東南二方根本監古銜翻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誑居況翻誘音酉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既而復敕

基停駐(復扶又翻)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沮在呂翻)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埶也若儉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言州郡兵其家有爲賊所得者必懷反顧而有離散之心也)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錯倉故翻置也停軍不進是置之於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豫即潁川也豫州時治潁川故曰譙沛汝豫四郡皆屬豫州)此計之大

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縣屬汝南郡故頓子國應劭曰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楚令尹孫叔敖之言也杜預注曰奪敵戰心先悉薦翻）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㶏水（水經注汝水東南過定陵縣又東南逕奇雒城枝分別出世謂之大㶏水㶏水東流至南頓縣北入于潁師古曰㶏於謹翻又音殷）閏月甲申師次于㶏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復扶又翻）兵聞拙速未覩爲巧之久也（孫子之言）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言儉欽之變若

（不以時定恐吳寇乘之而來則禍之深淺有未可測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孫子及司馬穰苴皆有是言）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孫子之言所謂九地爭地其一也）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發兵而行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　癸未征西將軍郭淮卒以雍州刺史陳泰代之（雍於用翻）　吳丞相峻率驃騎將

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贊匠妙翻會工外翻）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東軍青徐兗之軍也）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軍知其一未知其二（諸軍當作諸君）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說輸芮翻）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淮北謂豫兗也）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左傳吳夫槩王曰困獸猶鬬）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

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安風縣前漢屬六安國後漢併屬廬江郡魏分安風等五縣置安豐郡屬豫州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宋謂梁國之地梁國都睢陽故宋都也絶其歸路師屯汝陽汝陽縣屬汝南郡在汝水之北毋丘儉文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累如王肅之計屬之欲翻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兖州健步能疾走者今謂之急脚子又謂之快行子兖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水經注潁水過汝陽縣北又東南過南頓縣㶏水注之又

（南還博陽故城東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丙吉爲侯國王莽更名樂嘉趨七喻翻）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爲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鴦帥壯士先至鼓譟（帥讀曰率）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齧被以忍疼齧魚結翻）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師與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

夫一鼓作氣再而衰（左傳魯曹劌之言）鶩鼓譟失應其埶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鶩曰不先折其埶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陳讀曰陣）所向皆披靡（披普彼翻）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魏公府及諸大將軍位從公者各置長史一人惟大將軍府及司徒府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翼者張左右翼而追之）鶩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爲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大目時爲殿中校尉）師將與俱行（將讀如鳳將雛鷄冠距鳴將之將音如字）大目知

師一目已出啟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文欽譙人故曰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語之謂追欽而爲師自解釋言之也爲于僞翻語牛倨翻令還與公復好復還也反也好善也謂還復相善也好讀如字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冑被皮義翻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爲曹氏爲于僞翻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蓋謂文欽何不堅忍數日與師相持師病已篤必當有變也復扶又翻欲使欽解其旨解胡買翻喻也曉也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

上天天不祐汝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傅讀曰附射而亦翻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毋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犇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皐春秋會吳于橐皐杜預曰在九江逡遒縣東南今其地在巢縣界亦謂之柘皐橐音託又讀爲柘文欽父子詣軍降降戶江翻毋丘儉走北至慎縣慎縣漢屬汝南郡魏分屬汝陰郡賢曰慎縣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余按儉自項走至慎慎在項南非北也北乃比字之誤比必寐翻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

津民張屬就殺儉水經注淮水東過安豐縣東北又東爲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邱戍杜佑曰安風津在壽州霍丘城北傳首京師封屬爲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迸北孟翻詔以誕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毋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治直之翻惟誅首事者十餘人餘皆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魏晉之制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

不足以懲姦亂之源防謂禁防也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嬰當也二門謂父母之家及夫家也非所以哀矜女弱女陰類稟氣柔弱在室從父母既嫁從夫故曰女弱均灋制之大分也分扶問翻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毛晃曰醮冠娶祭名酌而無酬酢曰醮禮記曰醮於客位冠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婚禮也晉志曰古者昏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醮子肖翻朝廷從之仍著於律令

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留中郎將參軍事賈充監諸軍事充逵之子也賈逵事武帝文帝監古銜翻衞將

軍昭自洛陽往省師魏制衛將軍班車騎將軍下位從公省悉景翻師令昭總統諸軍辛亥師卒于許昌卒子恤翻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中詔敕尚書傅嘏詔自中出上意也是時詔命皆以司馬氏之意行之此詔出於禁中之意故曰中詔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上時掌翻輒與昭俱發還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為後鍾會作亂張本吳孫峻

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爲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漢置都護於西域於西域稱都護將軍然未嘗以爲將軍號至光武遂有都護將軍之官三國位從公晉制在撫軍下鎮軍上吳置左右都護亦不以爲將軍號今以欽爲都護蓋又在左右都護之上矣

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后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孫女也　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朱公主吳主權之女適朱據者也　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魏之廣陵郡治淮陰漢之廣陵故城廢棄不治功費甚衆舉朝莫敢言唯滕胤

諫止之峻不從功卒不成卒子恤翻漢姜維復議出軍復扶又翻下同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爭讀曰諍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魏時廢省枹音膚趨狄道趨七喩翻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埶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故關謂漢時故邊關也在洮水西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

大敗（洮土刀翻）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犇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引酒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酒今君攻魏既勝復移師攻齊是爲蛇足者也昭陽悟乃還軍）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晉志曰四安起於魏初在四鎮之下）戊辰復以太尉孚爲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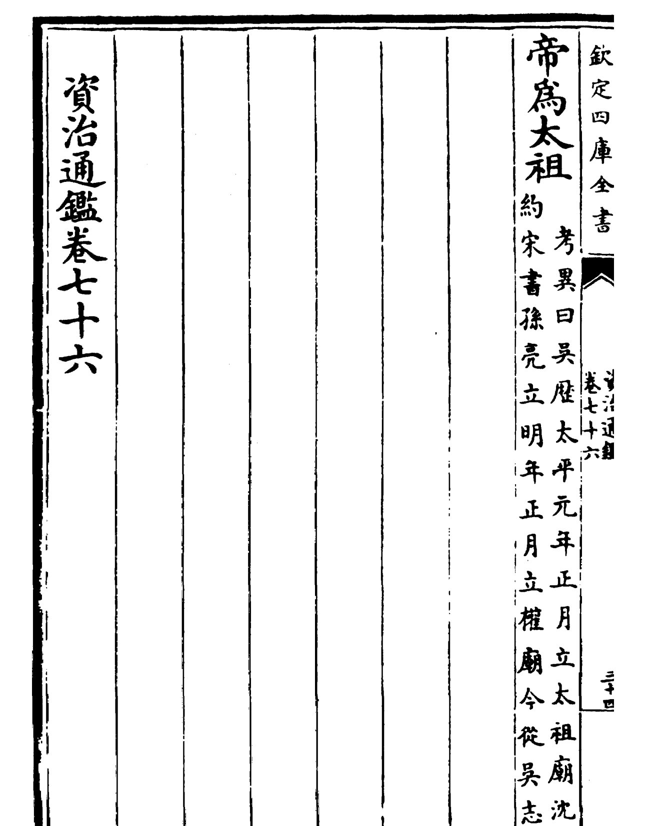
王經新敗賊衆大盛將軍以烏合之衆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漢書田榮傳曰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爲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如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今以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蝮蛇唯出南方蝮芳六翻螫式亦翻腕烏貫翻陸佃埤雅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手斷螫足則足斷蛇之尤毒烈者也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

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鋭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櫟陽縣前漢屬左馮翊後漢魏省余謂櫟陽在長安東北維兵方至狄道安得便可東據櫟陽泰蓋言畧陽耳櫟音藥櫟畧聲相近因語訛而致傳寫字訛耳於兵收降降戸江翻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四郡謂隴西南安天水畧陽畧陽時爲廣魏郡及晋乃更名畧陽此我之所惡也惡烏路翻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鋭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曰脩

櫓轒轀三月乃成距堙三月而後已此孫子之言也孫子之說以攻城爲不得已魏武注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轒伏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杜佑曰攻城戰具作四輪車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塡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注又曰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搠其城也杜佑曰土山即孫子所謂距闉也應劭曰轒轀匈奴車非也蓋攻城之車耳師古曰轒扶云翻轀於云翻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僑音喬寄也客也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文子之言淮南子亦有是言自然之埶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埶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

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水經注曰隴西首陽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曰渭源城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踴維不意救兵卒至卒請曰猝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隴西畧陽天水南安秦州也喪息浪翻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差擇也遣還王經所統將士更擇軍以守狄道勞力到翻差初佳翻并治城壘

治直之翻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
故希簡上事上時事翻驛書不過六百里狄道東至洛陽二千二百餘里而驛
書不過六百里蓋傳入近裏郡縣使如常郵筒以達洛陽也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
勇能斷沈持林翻荷方伯之重荷下河翻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
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
維退駐鍾提鍾提當在羌中蜀之涼州界也初吳大帝不立太廟以
武烈嘗爲長沙太守立廟於臨湘吳大帝謚其父堅曰武烈皇帝長沙郡治
臨湘縣使太守奉祠而已冬十月始作太廟於建業尊大



帝爲太祖考異曰吳歷太平元年正月立太祖廟沈約宋書孫亮立明年正月立權廟今從吳志

資治通鑑卷七十六

資治通鑑卷七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九

起柔兆困敦盡重光大荒落凡六年

高貴鄉公下

甘露元年是年六月改元春正月漢姜維進位大將軍　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爲優帝謂少康生于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

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勛漢祖因土崩之埶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未必能復大禹之績嗚呼帝固有志於少康矣然而不能殲澆殪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也予觀帝之所以論二君優劣書生之譚耳未能如石勒辯亂之雄爽也夏戶雅翻少詩沼翻

夏四月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九錫之漸也

丙辰帝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及時帝與博士淳于俊論易庾峻論書馬照論禮記考其難疑答問不過摘抉經義及王鄭之異同耳非人君之學也帝嘗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

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沈持林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屬之欲翻特加禮異謂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帝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望爲中護軍其職在外傅子曰追鋒車施通幰遲則乘之令虎賁五人昇之也晉志曰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馬追鋒之名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陳之間是爲傳乘賁音奔每有集會輒奔馳而至秀潛之子也裴潛事武帝守代郡著名六月丙午改元蓋以甘露降而改元也

姜維在鍾提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見上卷上年非小失也士卒彫殘倉廩

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孔穎達曰步卒之五兵謂弓矢一殳二矛三戈四戟五也鄭司農所謂戈矛戟酋矛夷矛車之五兵也犀堅也古以犀兕爲甲故謂堅爲犀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將易艾自謂初代王經也兵新謂遣還洮西敗卒更差軍守也將即亮翻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言蜀船自涪戍白水可以上沮水由沮水入武都下辨自此而西北水路漸峻陿小舟猶可入也魏軍度隴而西皆陸行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趣七喻翻下同

熟麥千頃爲之外倉賊有黠計其來必矣黠下八翻桀黠也秋七月姜維復率衆出祁山復扶又翻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水經注董亭在南安郡西南谷水歷其下東北注于渭艾據武城山以拒之水經注渭水過獂道南獂道南安郡治也又東逕武城縣西武城川水入焉蓋以山名縣也鄣道元後魏人武城縣必後魏所立而魏收地形志無之蓋廢省也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水經注上邽之南有段溪水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流合籍水杜佑曰秦州上邽縣有段谷水趣七喻翻大破之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

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言士卒迸散如星不能收拾成隊伍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　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　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　文欽說吳人以伐魏之利說輸芮翻孫峻使欽與驃騎將軍呂據驃匹妙翻及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江都縣屬廣陵郡此自邗溝入淮自淮入泗也以圖青徐魏青州統齊濟南樂安城陽東萊徐州統下邳彭城東海琅邪

東莞東安廣陵臨淮晉志曰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青徐州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峻餞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綝從才用翻綝丑林翻丁亥峻卒吳人以綝爲侍中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己丑吳大司馬呂岱卒年九十六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構釋名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言當自謹修於四教構單衣漢魏以來士庶以爲禮服構古侯翻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好呼到翻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爭讀曰諍又公論

之（公然於衆中論其得失）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徐原字德淵）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徐德淵呂岱之益友（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今不幸（論語曰不幸短命死矣）岱復於何聞過（復扶又翻）談者美之　呂據聞孫綝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將即亮翻）綝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冬十月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

丁晏魏晋之制中書無丞此吳所置華戶化翻告喻胄宜速去意言宜速往武昌否則且有誅罰胄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名典軍楊崇將軍孫洺楊崇益胄帳下典軍告以綝爲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綝有者對無之稱於此則文義不爲通通鑑既因三國志舊文今亦不欲輕改難乃旦翻綝不聽表言胄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胄胄又劫融等使詐爲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胄引兵至蒼龍門蒼龍門吳建業宮之東門也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委弃也時夜已半胄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約勒而號

令之說呂侯兵已在近道故皆爲胥盡死無離散者爲于僞翻胥顔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比必寐翻綝兵大會遂殺胥及將士數十人夷胥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犇魏者據曰吾恥爲叛臣遂自殺據父範佐孫策以造吳故恥爲叛臣自殺以明節以司空鄭沖爲司徒左僕射盧毓爲司空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爲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迄于江左省置無常置二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省事毓余六翻毓固讓驃騎將軍王昶光

祿大夫王覽司隸校尉琅邪王祥詒不許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楚荆也撻擊也被皮義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長知兩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爲之少止爲于僞翻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逕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漢書音悼惠王傳奪反孝惠后師古曰反音幡自後母賜祥饌饌雛戀翻又雛皖翻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

州郡之命母終毀瘁瘁秦醉翻病勞也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别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徐州之地東際海西北距泗沂故曰海沂邦國不空别駕之功 十一月吴孫綝還大將軍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與讀曰預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九官即九卿也魏明帝太和二年吴主還建業留尚書九官于武昌綝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泄綝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春三月大梁成侯盧毓卒　夏四月吳王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難乃旦翻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科程也程其長短小大也或曰科當作料音聊量度也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少詩照翻將即亮翻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長丁丈翻令知兩翻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特制謂特出上意以手詔宣行也數所角翻今大將軍問事問事猶言奏事不言奏者自卑抑之意但令我書可邪書可畫可也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

取蜜中藏中藏府也掌幣帛金銀諸貨物蜜蜂糖也藏徂浪翻下同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吴主曰黄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謂向者嘗求實不敢與黄門不服吴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此必黄門所爲也詰之果服詰去吉翻左右莫不驚悚

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玄死見上卷正元元年颺死見七十五卷部陵厲公嘉平元年颺余章翻又余亮翻王凌毋丘儉相繼誅滅王凌死見七十五卷嘉平三年毋丘儉死見上卷正元二年誕内不自安

乃傾帑藏振施帑它郎翻施式智翻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爲死士畜許六翻因吳人欲向徐堨徐堨即徐塘在東關之東堨烏葛翻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魏置征東將軍屯淮南征南將軍屯襄沔以備吳征西將軍屯關隴以備蜀征北將軍屯幽并以備鮮卑皆授以重兵司馬昭初當國故充請慰勞以觀其志趣勞力到翻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充父逵先爲豫州而卒故稱之世受魏

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難乃旦翻）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誕先督揚州東關之敗改督豫州毋丘儉既死復督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已遂殺綝（征東將軍與揚州刺史同治壽春魏四征之任率以其州刺史爲儲帥故誕疑綝間已間古莧翻）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魏郡縣皆置屯田凡屯田口悉官兵也）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勝音升）聚穀足一

年食爲閑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少子靚至吳將如字少詩沼翻靚疾郢翻又疾正翻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爲質牙門諸將之子弟也質音致吳滕胤呂據之妻皆夏口督孫壹之妹也壹孫奐庶子也夏戶雅翻六月孫綝使鎮南將軍朱異自虎林將兵襲壹異至武昌壹將部曲來奔乙巳詔拜壹車騎將軍交州牧封吳侯開府辟名儀同三司袞冕赤舄事從豐厚崇異孫壹者以招攜貳也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昭若自行恐後有挾兩宮爲變者故奉之以討誕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

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是役也司馬昭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武丘唐爲沈丘縣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壽春城外他無山唯城北有八公山耳昭敕基歛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

屯安豐爲文欽外埶（安豐縣漢屬廬江郡魏分屬安豐郡今安豐縣在壽春南八十里）詒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埶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報基聽行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稟詔指而裁其可否者實司馬昭也）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重直龍翻）塹壘甚峻文欽等數

出犯圍（數所角翻）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監古銜翻）督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水經注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北過安豐縣東又北右會陽泉水水西有陽泉縣故城故陽泉鄉也漢靈帝封黄琬爲侯國決水又北入于淮）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綝大發兵出屯鑊里（後吳主責孫綝以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則鑊里當在巢縣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復扶又翻帥讀曰率）異留輜重於都陸（水經注博鄉縣王莽改曰楊陸泄水出焉北過芍陂又西北入于淮意者

都陸即楊陸畝又據晉紀都陸在黎漿南重直用翻進屯黎漿水經注芍陂瀆水東注黎漿水水東逕黎漿亭南又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已巳綝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還建業壽春之圍已固雖使周瑜呂蒙陸遜復生不能解也若綝能舉荆揚之衆出襄陽以向宛洛壽春城下之兵必分歸以自救諸葛誕文欽等於此時決圍力戰猶庶幾焉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喪息浪翻敗補邁翻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爲後吳誅孫綝張本

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而吳人殺之非其罪也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間古莧翻）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埶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須待也）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

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為也言不若決死而求生無為坐守而待斃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舍此舍讀曰捨欲乘危儌倖乎儌堅堯翻班彝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輝儀懌兄全緒之二子輝一作褘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于是懌與兄子靖及全

端弟翩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黄門侍郎鍾會策容爲輝儀作書爲于偽翻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説吴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言不能拔壽春之衆於重圍也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帥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城中震懼不知所爲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虚向秦川秦地四塞以爲固渭水貫其中渭川左右沃壤千里世謂之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

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雍於用翻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水經注駱谷水出鄠塢東南山駱谷北流逕長城西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芒水從南來注之水出南山芒谷北逕盩厔縣竹圃中又北流注于渭予按駱谷在今洋州真符縣屈回八十里凡八十四盤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望艾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續漢志曰中散大夫秩六百石漢官曰秩比二千石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又有大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者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如何曰

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處昌呂翻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文王治岐由方百里起三分天下有其二所謂以少取多也句踐歸越弔死問疾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弱越斃強吳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已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事見十卷漢高帝四年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言世世居尊位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民習見君臣之分明故專于戴上深根者難

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劒鞭馬而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謂罷列國諸侯分置三十六郡郡置守也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易主或月易公烏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埶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跌差也射數差而不中不如審而後發也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是故智

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孔穎達曰舉足謂之步爲于僞翻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湯伐桀鳴條一戰而革夏命武王伐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度徒洛翻如遂極武黷征征伐不欲數數則黷土崩埶生不幸遇難難乃旦翻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姜維以數戰亡蜀卒如譙周之言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逆迎也降戶江翻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晝夜

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石車即砲車也車昌遮翻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壍壍七盤翻復還城城内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言誕欽初以詭計苟合事急愈相猜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虎將兵在小城中鴦虎欽二子也時壽春蓋别有小城聞欽死勒兵赴之衆不為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

子固應就戮然奮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奮虎使將數百騎廵城呼曰呼火故翻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奮虎皆為將軍賜爵關内侯城内皆喜且日益飢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知其衆無拒守之心也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降戶江翻下同卒不變以至

於盡（史言諸葛誕得人心人蒙其恩而爲之死卒子恤翻）吳將于詮曰（詮且緣翻）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陳讀曰陣）唐咨王祚等皆降（唐咨本魏人降吳見七十卷文帝黄初六年）吳兵萬衆器仗山積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三叛謂諸葛誕文欽唐咨也）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

以游兵輕騎絶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卒子恤翻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仍相因也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言全其國之人民止戮其君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也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河南都也河東河内皆近京師處昌呂翻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爲誕所脅略者皆赦之

聽文鴦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文欽譙人也舊墓在爲欽力聽翻昭遺王基書曰遺于季翻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謂前詔諸軍轉據北山時未臨履亦謂宜然臨履謂親臨其地而履行營壘處所也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埶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事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

糧餉不繼軍覆上邽謂段谷之敗也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難乃今賊新敗於外又内患未弭謂孫綝君臣相猜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謂禽諸葛誕也書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自歴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者復扶又翻懼挫威也事見六十三卷

漢獻帝建安五年昭乃止以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左傳晉文公城濮之勝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于不仁如夫差智伯也存義之國喪於懦退如宋襄公是也喪息浪翻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生虜爲俘截耳爲馘古者戰勝馘所格之左耳而獻之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書曰皐陶邁種德孔安國注曰種布也夫種則有穫種惠於吳人使歸心中國以成他日混一之功如種藝之有秋也寵鷙葬欽忘疇昔之隙

不答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樂音洛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鑿齒晉人其辭蓋有溢美者

司馬昭之克壽春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比之張良也漢姜維聞諸葛誕死復還成都復拜大將軍維以段谷之敗貶行大將軍事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為相國漢書百官表曰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按蕭何傳何自丞相拜相國則相國尊於丞相封晉公食邑八郡晉書帝記曰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東

平陽凡八郡封爲晉公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秋七月吳主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奮徙章安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　八月以驃騎將軍王昶爲司空昶音丑兩翻　詔以關內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帝率羣臣詣太學行養老乞言之禮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以爲惇史三王亦憲旣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鄭玄注曰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三王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惇史惇厚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更音工衡翻小同玄之孫也鄭玄別傳曰玄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吳孫綝以吳

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難音乃旦翻)甚懼返自鑊里遂稱疾不朝(朝直遥翻)使弟威遠將軍據入倉龍門宿衛(古倉蒼字通用)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闓音開又苦亥翻)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惡音烏路翻)乃推朱公主死意(朱公主死見上卷正元二年推尋也尋問公主所以見殺之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爲虎林督損爲外部督(吳外部督督建業外營兵)吳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綝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丞謀誅綝全后父尚爲

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綝專埶輕小於孤謂輕視之以爲幼小也孤前勅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上時掌翻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綝蓋築第於朱雀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所復畏自在謂居處自如不復知有君上復扶又翻見賢遍翻不可久忍今規取之規圖也卿父作中軍都督衛將軍督中軍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吳有左右無難督督無難營兵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

當得之正爾猶言正如此也卿去但當使客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漏洩誤孤非小也邂戶廨翻逅戶茂翻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語牛倨翻九月戊午綝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劉承即劉丞比明遂圍宮比必寐翻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鞬居言翻戢弓矢器曰孤大皇帝適子適讀曰嫡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歎咤不食咤陟駕翻罵全后曰爾父憒

憒憒烏外翻類篇曰悶也敗我大事敗補邁翻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復扶又翻下同因自殺綝使光祿勲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爲會稽王吳主亮時年十六會工外翻名羣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少詩沼翻處昌呂翻下同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怖普布翻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綝迎立琅邪王休綝從之吳制中營置左右典軍已

末綝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楷以吳同姓爲宗正中書郎即晉中書侍郎之職迎琅邪王於會稽吳建興元年休徙丹陽既又徙會稽會工外翻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杜佑曰曲阿今丹陽郡丹陽縣界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喁魚容翻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又相應和聲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綝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唯以水翻諾也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爲國伊周處

將相之任汜音祀處昌呂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綝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孫恩奉上璽符乘繩證翻上時掌翻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引讀曰靷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王下車荅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吳主休字子烈吳主權第六子孫綝稱草莽

臣請關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謂他有賢者進用恐妨其路求引身避之吳主引見慰諭見賢遍翻下詔以綝爲丞相荊州牧增邑五縣綝遷大將軍封永寧侯今休以援立之功增其封邑以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闓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督素見信愛及即位遂寵任之爲布檀吳立孫皓以亡國喪身張本宋白曰吳赤烏八年分烏傷之上浦立永康縣屬東陽郡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休徙丹陽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四年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下同其妻習氏諫之習姓按風俗通漢有外黃令習一

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它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即
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
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
而復逆自猜嫌（復扶又翻）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
國人乎琅邪王素好善慕名（好呼到翻）方欲自顯於天下終
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
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逆迎也言將優加其官以饒益之）非但直活而已
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

敗左傳楚箴尹克黃自拘於司敗司敗即司寇也夫射鉤斬祛在君爲君齊桓公與公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子糾死桓公以管仲爲相遂覇諸侯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公子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祛及重耳反國與披謀國事發呂郤之謀薦趙衰守原爲于偽翻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果如習氏所料己丑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爲烏程侯和死皓全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涖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孫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齎詣左將軍張

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上時掌翻復扶又翻布以告吴主綝以布為吴主所信倚故詣之酒酣失言遂以賈禍綝之凶愚其赤族宜矣吴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數所角翻戊戌吴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分綝之權也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吴主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吴主許之綝盡

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中營兵即中軍也吳人謂裝船爲裝載綝欲以此兵自隨上武昌載才再翻車船裝物皆曰載詩云載輸爾載又取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荆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説吳主曰綝居外必有變説輸芮翻武衛士施朔又告綝謀反武衛士武衛之士也吳主將討綝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斷丁亂翻吳主名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

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卒讀曰猝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陛兵宿衛之兵夾殿陛者所謂陛戟之士吳主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明會明日臘會也吳以土德王用辰臘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綝益懼戊辰臘會綝稱疾不至吳主彊起之彊其兩翻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内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尋繼時也綝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離力智翻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

徙交州吳主曰卿何不徙滕胤呂據於交州乎綝復曰復扶又翻願没爲官奴吳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爲奴乎胤據死見上甘露元年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北追殺之闓音開又可亥翻綝之諸弟據恩幹蓋已就誅獨闓走欲投北降戶江翻夷綝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古者棺槨厚薄皆有度斲而薄之以示貶已巳吳主以張布爲中軍督改葬諸葛恪滕胤呂據等其罹恪等事遠徙者一切召還朝臣有乞爲諸葛恪立碑者爲于僞翻吳主

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詑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恪死見上卷嘉平五年

初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事見七十四卷邵陵厲公正始五年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錯倉故翻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諸葛亮築漢樂二城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三年聽敵入平謂縱敵使入平地也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

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樂城在沔陽東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諸葛亮所築沔水逕其北又北逕西樂城東而北流注于漢護軍蔣斌守漢城姜維自棄險要以開狄爲啓疆之心書此爲亡蜀張本斌音彬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見賢遍翻下同先是頓丘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陳壽志曰去年青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寧陵縣前

漢屬陳留郡後漢魏屬梁國頓丘縣漢屬東郡魏屬魏郡冠軍縣屬南陽郡陽夏縣漢屬陳國魏屬梁國先悉薦翻夏音賈羣臣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數所角翻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帝有誅昭之志不務善晦而憤鬱之氣見於辭而不能自揜蓋亦淺矣此其所以死於權臣之手乎惡烏路翻夏六月京陵穆侯王昶卒漢主封其子諶爲北地王諶時壬翻詢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秋八月丙子祗卒漢

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爲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爲僕射

冬十一月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二年孫壹來降）是歲以王基爲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據晉書文帝紀時分荆州爲二都督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

元皇帝上（諱奐字景明武帝之孫燕王宇之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謚法行義說民曰元帝本名璜即位改名奐）

景元元年（是年六月方改元）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遵前年之命也復扶又翻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勝音升五月己丑名侍中王沈沈持林翻下同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言路人亦知其將簒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卿下當有等字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魯季氏世執魯國之政至昭公時伐之不勝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死于乾侯事見左傳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爲于僞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毋乃欲除疾而更

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重直用翻重再也詳審也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說文曰素白緻繒也此黃素詔者蓋以白緻繒染為黃色以書詔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犇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禮遇王沈呼為文籍先生而臨變乃爾吁　考異曰世語曰經因沈業申意今從晉諸公贊帝遂拔劒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犇走伷讀曰冑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劒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

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畜許六翻騎督督騎兵晉志太子舍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時未立太子不應置東宮官屬濟本昭之私人授以是官耳騎奇寄翻倅七內翻正爲今日爲于僞翻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剌帝殞于車下時年二十剌七亦翻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犇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枕帝於股也左傳齊崔杼弒其君光晏子枕尸股而哭之三踊而出枕職任翻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名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名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也方比也今舅不如泰也言顗

阿附司馬氏而已忠於魏室子弟内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元伯陳泰字元伯卿何以處我處昌呂翻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少詩沼翻　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大將軍入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元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薨裴松之以爲遠實今從于寶晉紀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言當以弑君之罪罪昭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復扶又翻顗或之子也或於六翻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爲庶人葬以民

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非此母不生此子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向姓也音式亮翻

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水經注曰白祀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逕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去良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所封也廣陽故燕國以爲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辛卯羣公奏太后自今令書皆稱詔制羣公自上公三公至諸從公也

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

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六月癸丑

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更工衡翻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

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丙辰詔進司馬昭

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

觀爲司空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據范書方術傳浦里塘在

丹陽郡宛陵縣界陳志濮陽興傳亦云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羣臣皆以爲難唯衛

將軍陳留濮陽興以爲可成濮陽以邑爲姓陳留風俗傳漢有長沙太守濮陽逸

吴主休居會稽時興爲太守深與相結及即位遂與張布並見信用與遂會諸軍民就作功費不可勝數勝音升士卒多死亡民大愁怨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宫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吴主黜亮爲候官侯遣之國晋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祖以封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爲東治後漢改爲候官都尉吴置建安郡以候官爲縣屬焉宋白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都尉居候官以禦兩越所謂南北一候也亮自殺衛送者皆伏罪

冬十月陽鄉肅侯王觀卒謚法剛德克就曰肅十一月詔尊燕王待以殊禮十二月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

空　尚書王沈爲豫州刺史初到下教勑屬城及士民曰若有能陳長吏可否長知兩翻說百姓所患者給穀五百斛若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斛主簿陳歆褚䂮歆許今翻䂮力灼翻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當丁浪翻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愚以爲告下之事可少須後須待也沈又教曰夫興益於上受分於下興益謂進言有益於上也受分

謂受賞也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䂮復白曰復扶又翻下同
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氷炭
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好呼到翻
如氷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
以配唐虞配合也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氷炭雖
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襄陽縣漢屬南郡沈約曰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謀歸

化遣使送質任質音致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造七到翻應劭曰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師古曰沮千余翻南郡臨沮縣以臨沮水得名水經注曰自臨沮界東南過枝江縣又東南入于江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遣司馬昭書遣于季翻下同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謂事之虛實未定如水之混濁莫測其淺深且當清澄以俟之蓋亦當時常語也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西皆險陿陿與狹同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蔚音尉又紆勿翻卒讀曰猝謂猝然敵人於要害之地設伏邀擊弩馬不得陳其力也今者筋角濡弱考工

記弓人爲弓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春液角夏治筋以陽煦而筋角濡滑也冬析幹秋合三材以陰凝而堅緻也春夏之交陽氣蒸潤筋角濡弱則弓弩之力不勁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要一遥翻姜維之趣上邽趣七喻翻文欽之據壽春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没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有内難謂曹爽兄弟既死累有廢立之事毋丘儉諸葛誕相繼而舉兵也難乃旦翻當今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書意狐疑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令各就其所至之地而住軍也須俟

節度須待也基復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疒㽷張良之謀而趣銷印事見十卷漢高帝三年復扶又翻下同趣讀曰促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食其音異基昭於是罷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處昌呂翻鮮息淺翻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旨已罷軍嚴既而由等果不降降戶江翻烈奮之弟也秋八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冬十月漢主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爲都護衛將軍共平尚

書事以侍中樊建爲尚書令時中常侍黄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扶曲使直曰矯）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内職與皓比屋（比毗至翻近也並也聯也又簿必翻相次也）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娱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秘書令秩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朝直遥翻見賢遍翻）吴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珝聘于漢（珝況羽翻）及還吴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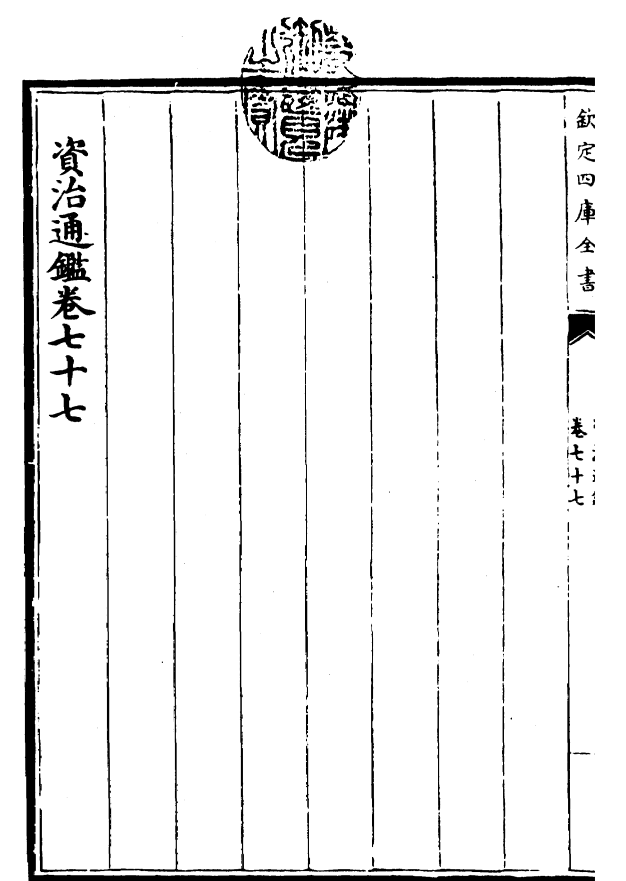
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以爲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魏相子順引先人之言也嗚呼蜀之亡形成矣薛珝見而知之濮陽興張布用事浦里塘之役吳民愁怨韋昭盛沖以切直而不得居王所珝亦知之否邪知而不言無亦容身而求免罪邪珝綜之子也薛綜見七十二卷處昌呂翻樂音洛

是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爲質索音昔各翻汗音寒質音致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黄帝以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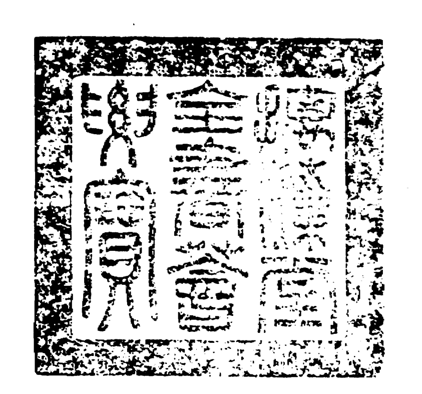
王北人謂土爲托謂后爲拔故以爲氏或曰自謂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爲托拔氏蕭子顯曰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爲姓故爲李陵之後而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夏戶雅翻至可汗毛始疆大可汗北方之尊稱猶漢時之單于也宋白曰虜俗呼天爲可汗可讀如渴汗何汗翻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爲東西三部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曰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爲大帥推演蓋即推寅也按魏收魏書帝紀毛死貸立貸死觀立觀死樓立樓死越立越死推寅立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推寅死利立利死俟立俟死肆立肆死機立機死蓋立蓋死儈立儈死鄰立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焜氏車昌遮翻焜胡昆翻又公渾翻

又古本翻分統部衆爲十族按魏書官氏志毛統國有九十九姓至鄰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以兄爲紇骨氏後改爲胡氏次兄爲普氏後改爲周氏次兄爲拔拔氏後改爲長孫氏弟爲達奚氏後改爲奚氏次弟爲伊婁氏後改爲伊氏次弟爲丘敦氏後改爲丘氏次弟爲侯氏後改爲亥氏七族之興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後改爲叔孫氏又命踈族爲車焜氏後改爲車氏凡與拓拔氏爲十姓百世不通婚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漢定襄郡有盛樂縣後漢屬雲中郡建安二十年併雲中定襄五原朔方爲新興郡郡止置一縣以屬新興而盛樂故縣棄之荒外故力微得居之後魏既盛南都平城置盛樂宮於其地永熙中又置盛樂郡復扶又翻部衆浸盛諸部皆

畏服之拓拔氏始見于此鮮卑軻比能與魏爲敵者也軻比能死北邊差安而拓拔氏盛矣爲後魏張本



資治通鑑卷七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